

再寒冷的冬季也有暖意

4B 陳樂天

「今日本港多區錄得低於攝氏4度的低溫，更打破了1991年4.6度的紀錄。」今年冬季比預期來得遲，卻萬萬想不到一來就這麼狠。

「呼——」，一陣陣寒風如海浪般襲來，連高傲的樹木也彎下拔挺的腰，對它俯首稱臣。冷酷的風無情地刮在我的臉龐上，留下一道道疤痕，我猶如正在攀爬巨峰的勇士，向風雪發出挑戰。不過我這個勇士太不爭氣，整條腿都像被寒風吹壞了，不受控制，只能靠着本能向前進。我的手也只能如小老鼠般蜷縮在口袋裏發抖，意圖抓住最後一份暖意。

「唉！好冷呀！真是倒霉。」我轉頭一看，哦？原來還有不少「勇士」一步一步踏前，但大家都被這冷風打昏了頭，有些氣餒。此時，一個賣飾品的推車小攤映入我的眼簾，小攤老闆已裹得嚴嚴實實，可是雙腿還是止不住地發抖。我頓感驚奇：「這麼冷的天氣還繼續擺攤，是傻的嗎？」我沒再理會他，繼續我的征途。

到了橋底，又一景象吸引了我。一群穿着制服的義工，抬着一箱箱物資迎面走來。雖然他們都穿着大衣，但臉都凍得紅紅的。其中還有一個和我年齡差不多的女孩，又打噴嚏又流鼻涕，但還是跟着大隊，走到橋底的一個陰暗角，找出一位露宿者。隨着我慢慢走近，我能看清楚那位露宿者，是個披頭散髮的男子，身上穿着單薄而有多處破洞的衣服，唯一為他保暖的，只有那四五張報紙。他抱起膝頭，如受傷的小鳥一樣瑟瑟發抖。我低頭看着身上一層又一層的保暖衣物，深感驚訝：「他是如何抵受這冷峭天氣的摧殘的啊？」這時，那位年紀與我相若的義工妹妹，不顧露宿者邋遢的身體，雙手捉住露宿者的手說：「先生，你還好嗎？」

我們有一些厚被子和食物，不介意我們幫你換走報紙吧？」和善的聲音傳入露宿者耳中，他同意了，其他義工立即幫他換上被子。

我繼續踏上回家的路，他們的身影也慢慢淡出我眼前，但是女孩的聲音仍在我的心中盤旋，似乎投下了一顆炙熱種子。我心想：「只不過是義工幫助露宿者，沒什麼特別吧！又與我無關，還是不要多想。」可是我知道，我只不過在迴避那顆種子，迴避那炙熱的感覺……

走在大涌橋路上，凜凜寒風吹動河面，泛起的陣陣波紋就像我心中的漣漪，久久不能平息。「媽媽，我冷！」走在我前面的小孩忽然停下腳步，和他的媽媽說。「忍一忍，我們很快就到家了。」媽媽回答。但小孩顯然承受不了如此低溫，一副想哭的樣子。媽媽脫下外層大衣，把大衣披在小孩身上，她剩下的穿著，根本不足以抵禦寒風吹襲。這時的風越來越大，漣漪化為海浪擊上心頭。

小孩的身影與我重疊，只不過，披在身上的是無盡的溫暖和關愛。淚水劃過臉龐，落在嘴唇上，甜甜的……是幸福嗎？冷風吹散了淚水，我低頭看看手錶，已是八時半，要趕快回家了。

「唉，終於到家了。哎？那是誰？」我回到邨裏，慢慢靠近我住的樓，發現一個坐在長椅的人，在寒風中如一朵搖曳的花朵，脆弱而美麗。「兒子，你回來了？快快一起上樓吧！真的很冷啊！」是母親！是擔心我的母親！淚水不斷在眼眶中打轉，如臨近崩潰的海壩，但我忍住了。我立即脫下大衣，披在媽媽身上，順勢抱着她。那一刻我竟不再感到寒冷，溫暖充滿着身體的每一處角落。

春天來了，萬物充滿生機，種子紛紛破土而出，化為嫩芽，不一刻已長成大樹，碩果纍纍。每一顆果實都十分飽滿，如水晶球般晶瑩剔透，從中，我看見義工女孩的善心，還有兩位母親的愛心。

古語有云：「親仁善鄰，國之寶也」，親近仁者、友善鄰國，一定有所受惠。自古以來，關愛的概念一直存在，但為何到了現代，關愛卻被淡化了呢？從何時起，你害怕看見鄰居？害怕和他們談話？即使相遇，也只有沉默。自何時起，當有人發生意外，沒有人選擇拯救，只懂得立即拿出冷冰冰的機器來記錄並放在社交網站？由何時起，互聯網成為互相傷害的平台？香港的「揭瘡疤文化」盛行，每個人的眼中好像都只有對方的缺點。朋友之間，內心的不快也只能收藏於心中，不敢透露半分，只因大家都知道，別人不懂關愛。若果每個人都懂得關愛，這個世界將會如何？即使語言不通，人與人間也能憑關愛的行為表達出善意；即使團體理念不同，大家都會懂得包容對方，求同存異；即使國與國之間有不同文化，只要有關愛精神，一方有難，八方支援並非無可能。

「啊！媽，我還有事情未完成，出去一下很快回來。」我跑出家門，跑去便利店買了些暖包，分給露宿者，分給那位小攤老闆。我露出真誠的笑容說：「不用客氣！」

我願成為冬天中的一把火，照亮一根又一根快將熄滅的火柴。積少成多，點亮整個世界。